



剡曲萦回

下跽驻

□南慕容/文 卓建青/摄

如果你从未去过一个村子，也没有资料可供查阅，那么你对这个村子的第一印象就仅凭村名了。宁波的乡村命名一般以地形、姓氏居多，通俗易懂，但大多没有辨识度。如果是一个典雅蕴藉的名字，则寓意着这个村丰厚的人文留存，心里会自然生发一种思古幽情，只盼有一天能寻访这个传说中的村子，揭开她神秘的面纱。

A 几年前，我参加了区作协的一次活动，一日之内，得以走访了“剡溪九曲”对应的九个村庄。奉化境内的剡溪，被称为“南剡溪”，是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东支路。从剡界岭北，一路流经六诏、跽驻、柏坑、三石、班溪、公棠等村，绵延二十五公里入溪口。短短一日的寻访，只是浮光掠影，大概记住了剡溪曾经的走向和历史上的几次改道，对于几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千年古村，如六诏、跽驻等，我远未深入文化的内核，因而无法在文字上呈现它的斑斓气象。机缘凑巧，去年初夏，因为陪同外地来的文友寻访溪口古村，我把几个村名写在纸上，果然，文友们不约而同选中的第一个村庄就是“跽驻”。

“跽，古代帝王出行时，先要派兵沿路戒严，禁止行人经过称为跽。《大明谈助》云：五代时，陈殿中隐于此，吴越忠懿王亲往顾之，故有是名。”一个文友准确地说出了关于跽驻村的典故，看来是做了功课有备而来。吴越忠懿王就是钱俶，相传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俶曾亲往探望隐居在奉化的陈文雅，驻跽于此，此地于是就被称为跽驻。后来村民们为了顺口，改为跽驻。跽驻分为上下跽驻，两个村相隔百米，位于剡溪两岸，一个临水而居，一个面山而立，如一条锦带上交相辉映的两个玉佩。

二曲流经的便是下跽驻村，进入国道旁的村口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牌坊，上书四个大字：江山神秀。两侧石柱上刻着元代诗人陈子昂描摹跽驻风光的诗：“二曲萦回水合流，钱王祠下碧悠悠。”过牌坊有一座古朴的石桥连接老街，桥名“聚胜”，有集聚江山胜景之意，建于晚清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桥宽四米有二，长二十六米许，两侧桥栏高约半米，桥栏不但有防护作用，也可供村民休憩。有几位年迈的村民搬了竹椅在桥面一侧摆起了龙门阵，喝茶、聊天、下棋。

桥墩东侧一字排开的三棵古树浓荫密长，一直伸展到桥面上，好一幅惬意清凉的水乡风情图。从桥面上看剡溪，刚好在此处有一个较大弧度的转弯，是谓“二曲”。过了二曲，波光粼粼，水面渐呈雄浑开阔之势。古桥连接着古村与外面的世界，也见证着村庄的兴衰。站在桥上，把自己的脚印层叠于千年的漫长光阴里，会有一些恍惚的错觉：仿佛桥下铮铮淙淙的不是流水的声音，而是古桥在悠悠述说。在漫不经心的流水的节奏里，多少人世已代谢？



三房间门

B 过了古桥，便是著名的老街。途经的第一家店铺，木排门上特殊年代的红色标语依稀可见，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迹，满满的年代感扑面而来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作为跽驻乡的商业中心，老街曾繁盛一时，杂货铺、裁缝店、饮食商店、理发店等一应俱全。除了本地的个体户，也有新昌、宁海那边的商贩来此售卖山货、海鲜。如今大多数店铺还保留着当年的木排门，但排门紧闭，只有那斑驳的红色底漆，还在述说着岁月的沧桑。

老街有许多狭窄的小巷，像从一条时光的静脉上分出的毛细血管，通往三房间门、第四份、夏房、王家间门等年代悠远的民居。那些民居大都建于晚清或民国初年，有些还保留着雕饰精美的老台门，黑墙黛瓦，遵循着江南水乡独特的建筑美学，古朴严谨而不张扬。无一例外，那些老宅都有一个高高的门槛。临水而居，意味着要把生活放在温柔的低处，而增高的门槛又似乎喻示着一种艺术的高度。

“以前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枕水而眠，那是多么诗意流淌的生活啊！”有文友感慨道。我们信步走进气势恢宏的三房间门。这个间门进的门槛比周边的民宅高了不少，间门道地用鹅卵石铺设，但奇怪的是，道地的正中间镶嵌着一条宽约半米的石板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最里面。间门里原来住了不下十户人家，现在留守的就只有几位老人了。我们有幸碰到了一位从小就居住于此的王姓老人，虽然年逾九旬，但清癯健朗，耳聪目明，说起三房间门来，浓重的乡音掩饰不住油然而生的自豪感。“这是黄道间门，在下跽驻仅此一座，前厅后堂，中间两排二层厢房，共二十四间，称之为骑马楼也不为过。过去只有官宦人家才有如此气魄的大宅。”老人随手一指道地上的石板路，“不知你们注意到了这块石板没有？过去家族里有人当了官，光宗耀祖回乡时，就会在道地里嵌一条醒目的石板路，以便仆役抬轿。所以也称之‘官道’。”



老街

C 古桥渡人，古树庇人，但只有古宅才是一个村庄的灵魂。它们是生活的域场，繁衍生息的渊数；它们代表着族谱上的姓氏，每个古宅都被冠以独一无二的房号，镌刻着姓氏在血脉延祀中的开枝散叶。我们穿梭在不同的古宅里，像流光中的蝴蝶，在精美的雀替、雕花的窗棂间流连忘返。几乎每一处古宅都有独特的发现，比如在商周房间门里，我们就发现了一张民国初年村里学子得中燕京大学堂的喜报。因为年代久远，喜报上字迹湮漫难辨，但见证荣光时刻的古宅依然巍峨耸立。让人感到欣慰的是，虽然大多数老宅都没有了鼎盛时期的居住规模，但都被精心修缮过，且都有留守的居民。那些随意堆在门口的农具，木柄上包浆莹润，仿佛随时等着农谚的呼唤，奔向山林田间。

“在跽驻，不是只有古宅、古树和古桥可看。以前有个钱王庙，但在文革时被毁了。还有一块‘云生半壁’的摩崖石刻，据说是清代书法家毛玉佩所写，毁于一九三四年造奉新公路时的削山斫壁。”从商周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居然又遇到了那位老者，原来他民国时曾在武岭中学读书，是村里老一辈中凤毛麟角的知识分子，对下跽驻村的文化和历史掌故了然于胸。老者微微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：“宁波有宁波帮，奉化有红帮，但我们跽驻却有两个帮：排帮和骡帮。”

从老者的叙述中我们得知，剡溪大多数的溪道都比较清浅，不宜行舟，竹排曾是村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。曾经下跽驻、康岭一带的许多村民都以撑竹排为业。竹筏上，载着山货、书籍、戏班子，许多人就是坐着竹筏经甬江改乘轮船去了溪口、宁波、上海读书或者经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，供电设施、通讯基站以及景区的建设方兴未艾，为了解决山道崎岖带来的运输困难问题，当地村民纷纷从外地引进健骡，于是骡帮应运而生，在鼎盛时期，跽驻片有三百多条骡子。

“那时候村村都有骡子，下跽驻村也不例外，我一个外甥和她的媳妇也搞过骡帮。骡帮一般都是夫妻搭档，风雨无阻，相濡以沫，走遍人间最坎坷的山道。几头骡子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开支，骡帮的足迹近到奉化、宁波，远至舟山、杭州，甚至安徽……”

老者强烈要求我们在结束下跽驻村的探访后，顺道去上跽驻村的龙坞自然村看看，他说，那里至今还有三十多头骡子。如果再过几年来，可能一头也见不到了。

“二曲山头草木芳，钱王驻跽有余光。”去龙坞的路上，我的脑海蓦然划过关于跽驻的前人诗句，青山如黛，绿水萦绕，礼贤下士的历史佳话千古相传，乡村振兴之路任重道远。在隐约的风中，我似乎听到了骡帮的铜铃和排帮的号子。